

# 紐西蘭毛利的歡迎禮儀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マオリの歓迎儀式  
The Māori Welcoming Ceremony  
Ko te Pōwhiri

文 | 溫秀琴 (族語教師)

圖 | CIP紐西蘭訪問團

在《語言的死亡》書中作者大衛·克里斯托：「語言穿過了記憶的走廊，喚起了民族深層情感，沒有語言的民族，是沒有心靈的民族。」精確地描繪及述說不同族群在部落真實的世界及精神表現，在語言的文化應用上，每個語言應該是活生生的有真情活力，是自由奔放的，是流暢而不做作的，表露著一個族群周遭世界的真實情感。

在紐西蘭毛利族的歡迎儀式，可以看清楚一個民族真實的呈現族群生命的活力，是讓年輕人、兒童樂意參與及推動毛利族語言的泉源。

在紐西蘭毛利族的歡迎儀式，可以看清楚一個民族真實的呈現族群生命的活力，是讓年輕人、兒童樂意參與及推動毛利族語言的泉源。



在Huia出版社的接待儀式。

## 充滿毛利價值的Pōwhiri迎賓儀式

Pōwhiri是毛利族人歡迎外賓進到一個團體時的通過/過渡儀式 (transition rites/rite of passage)，不論是會所，不論是公司、政府機關、部落、學校皆要用很慎重Pōwhiri歡迎外賓進到一個團體。

此行我們拜會的marae、公司、政府機關、部落、學校皆





在Ngati Poneke其親子語言巢已近30年。

是用很慎重的傳喚，讓我們這些外人很有敬意的開始進入毛利的傳統領域。英國人類學家Edmond Leach（1976）說：「接受儀式者在儀式舉行的時間內是處於神聖的時期，而與平時的時期有別。」從時間象徵角度探討，筆者當時的感覺是覺得非常神聖，首先是一個呼引|Karanga的引導，這個呼引|Karanga的角色人物，大部分是女性。毛利族認為女性是人類誕生時引出的第一個聲音，呼喚著生命的開始，不論到何處都是以最真實的毛利語來傳喚客人進來。

第一次踏入這塊土地的人，毛利族都會請其把鞋子脫下，表示跟祖靈完全接觸以表示尊敬及感應祖靈的神聖性，這個呼引|Karanga的女性，大部分是由主人或女主人的親人扮演。此角色至為特別，不是任何人可以擔當這個厲害角色，她必須是天文地理、部落歷史、人事時地物都了解，及部落中剛逝世的哪些人一直到部落遷移史等等，都得清楚熟悉，她才能夠向外賓用流暢的母語跟客人講述，能勝任這角色，就表示在部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社會地位是至高的。

在紐西蘭接待我們的Te Ripowai Higgins女士，就是一個部落的資訊傳達者，帶領我們邊走邊吟唱，內容提供來訪者的資訊及來意，讓主講者的男性致詞時，他已清楚知道來賓的來龍去脈。比方說台灣團到達這個部落時，部落長者他居然知道台灣原住民和毛利族在語言上的相似性，及整個人類學的DNA研究上，也和我們是相似的，看到我們幾個原住民同胞的長相，他更確定這些研究上得鐵證。

此外毛利族人手語表示我們都是一家人，台灣是我們的



在紐西蘭毛利族的歡迎儀式，可以看清楚一個民族真實的呈現族群生命的活力，是讓年輕人、兒童樂意參與及推動毛利族語言的泉源。





參訪團在國家語言巢信託基金會的回應儀式。

祖先來源。這個呼引|Karanga的女性，也像我們台灣原住民以前祭司的角色，現在毛利族在大學也開課傳授Pōwhiri技藝給有興趣的人民及毛利族的學生知道這個無形資產。

### 主客唱和的Mihimihi儀式

Mihimihi主講者大部分是以男性在扮演正式儀式時的角色，在有些部落女性也可以擔任這個角色，這個角色可以看出Mihimihi主講者在毛利語的語言美學，如何應用上用毛利族的諺語反映當今的思想、價值觀念和意見。

首先由Mihimihi主講者引唱適合這個來訪者的歌曲，引導祖靈及保佑歌頌來訪者，例

如以下的歌詞：

Mihi ki a Papatūānuku (acknowledgement of Mother Earth)
知會大地之母及所有生物給予感恩
Mihi ki te hunga mat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dead)
知會逝去的主人及所有的生命靈魂不滅
Mihi ki te hunga ora (acknowledgement of the living)
給予存在這世上的人民祝福及永續生命
Te take o te hui (purpose of the meeting)
祝福這次的相會及給予人民滿滿的力量

Waita (song/歌唱)全部的人起立，用一首歌以示支持前述的意義，給予一首適當的歌曲給予回應像這首〈Hokihoki tonu mai〉，毛利情歌是一首表示愛慕之意。在唱出這首歌時毛利族人說：「唱出這樣子的歌曲時，並不須了解歌詞語意，因為有時另外一種語言並不能完整闡述這首歌的內容，所以以自己母語像以毛利語唱出這樣子的方式更為貼切。」

毛利語	英語 (意譯)
Te wairua o te tau	The spirit of the loved one
Ki te awhi reinga	To give me a fleeting embrace
Ki tenei kiri e	Skin to skin
Ki tenei kiri e	Skin to skin
Ka pinea koe e au	I will adorn you
Ki te pine o te aroha	With an ornament of love
Ki te pine e kore nei	With an ornament that will never
Te Waikura e	Rust away Rust away
Te Waikura e	Rust away Rust away

這讓我想起魯凱族人迎賓是用千年傳唱的這首小鬼湖之戀來回應 (return)：

Tarubaling	小鬼湖之戀歌
a-i iha i-na ma-ka-nae-le	親愛的爸爸媽媽及部落的族人們
li ka-tu-wa-se nga ku	我要嫁到鬼湖了
lu nai ba-t-din-i-ding ku he-na-i ihi	當你們看見我的頭顱就變消失在湖底旋渦裡
ihi u-da-ne-nga ku-ia-e	那表示我已進入湖底
a-i ku se-na-i ihi	我的樣子，我的歌聲
pa ke la ihu-ma-mil-i-ngi (ya-e)	會永遠在這個部落裡
a-i tha-lai Baihenge	我親愛的Baihenge
li ka-tu-wase nga su	妳要嫁出去了
liu-gu ki le-ge-le-ge ki ce-ke-lhe ta	妳要離開我們，離開這裡的山、水及部落
ki tha-re-ve mu-wa rha-lu-pa-li-ngi	嫁到那Rhalupalingi
a-i ku ce-ke-lhe ihi iha i-ka-i-sui-ia-ya-e	妳要常常想念部落的人事物，千萬不能忘記

主講者講完後，由在地人士接替，兩次後在由客人致詞。接著客人請來訪者回應，前面所表達的內容，大部分的客人是可以就已準備一首歌曲來做回應，就可以結束整個儀式。緊接著就是禮物的交換，禮物的交換大部分是金錢的致贈koha，其獻禮是放在信封內，再把信封放在地上表示你是謙卑的獻上你的獻禮，放在桌上表示這贈禮是給予某個人士/主人，放在地上表示呈現這大地的祖靈或這集會所。

### 宣示傳統領域的毛利自我介紹

接著毛利族人自我介紹通常是這樣介紹的，真是令台灣原住民震撼，自我介紹彷彿就是在宣示每個人的傳統領域。

毛利語/英語	漢語
Ko (name of your waka) te waka My canoe is (name of your waka)	我的獨木舟
Ko (name of your mountain) te maunga My mountain is (name of your mountain)	我的聖山
Ko (name of your river) te awa My river is (name of your river)	我的河流
Ko (name of your tribe) te iwi My tribe is (name of your tribe)	我的部落
Ko (name of your sub tribe) te hapū My sub tribe is (name of your sub tribe)	我的分部落
Ko (name of your chief) te rangatira (Name of your chief) is the chief	我的頭目
Ko (name of your marae) te marae My marae is (name of your marae)	我的集會所
Ko (your name) ahau I am (your name)	我的名字

接著主人會給予客人一一碰鼻和一個溫暖的擁抱，大家在一起享用茶點點心，表示為一家人，大家就能共用所準備的餐點，表示對來訪者的相信及信任訪客，即可以一起共食。這和魯凱族的歡迎儀式中，也會用小米粥來邀請客人

一起共享，用湯匙給予客人共用一鍋小米粥，接受你為一個家庭成員的一份子。

語言研究權威學者克里斯托，論述語言死亡的意義和成因，提出「綠色語言學」的概念，強調一個語言代表一種文化，而語言環境如同生態環境一樣，愈是具多樣性，各個語言之間更能互相豐富彼此，使整個大文化體系愈發強健，如何讓語言繼續再「活下去」(living on)？

用自己的母語敘述捕捉語言流逝的歷程及部落殖民時期的艱苦過程，毛利族把這樣生命的經歷放在她自己的口述歷史的教育里程中，在每一次的歡迎儀式上，一次又一次的告訴毛利下一代，白人如何侵佔毛利的土地？外人如何殖民毛利族？部落的長老就是個母語的最佳傳承者，這是一個台灣原住民在母語的教育體系中，需要重新創新的接待儀式，把部落長老重新請出來，他們才是母語的最佳傳承人。

行政院原住民會目前已執行「原住民族語言振興計畫」多年，推動母語師資培育、族語教材編輯、辦理原住民語言能力

認證等。如果在每日的生活中，在祭典的日子裡，部落的人民不再使用自己的母語做傳達及對話的工具，很快的，我們的語言將默默的消失中…。如何透過各種教育素材為語言做的成套紀錄（文字、聲音、影像、口述、多媒體等）以及標音記錄（完整符號系統標示語言的語音），如錄音帶的錄音檔、面談時的採訪稿；其他舉凡信件、地名、歷史文獻等等，皆包涵在內。

透過族群對文化的認同感跟積極性，以及隨著時代的潮流發展，對於一個即將消失的語言，要有創新的理念和想法。語言的死亡不單只是消失，背後還有我們應探討的原因，讓我的語言繼續長長久久「活下去」。這趟在紐西蘭的毛利語言學習的經驗中，這個歡迎儀式堅持毛利語的感動是我可以帶回到我的部落，跟著老討論開始實際應用在周遭的生活上，我將讓我們的語言「活下去」。◆



溫秀琴

台東縣卑南鄉魯凱族，現居住在達魯瑪克 (Tarumake) 部落，族名ALEASE，1962年生。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畢業，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進修中。平常在部落開民宿並擔任國小族語及英語老師，經常擔任南島文化之夜活動主持人或接待國際外賓。近年經常出席原住民國際文化活動，致力於南島文化跨域與國際連結的倡議與文化推廣。